

Soji Shimada

四田庄司

泪流不止

(上)

涙流れるままに



島田庄司



岛田庄司，推理小说之神，新本格派导师，当代最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

岛田庄司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日本广岛，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在音乐和美术领域造诣非凡。一九八〇年以一部《占星术杀人魔法》参加江户川乱步大奖角逐，次年由讲谈社出版此书。这部作品为日本乃至全世界推理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其后岛田庄司陆续发表《斜屋犯罪》、《异邦骑士》、《奇想，天动》、《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等作品，均为场景宏大、诡计离奇的不朽之作。其笔下塑造的御手洗洁和吉敷竹史两大神探个性鲜明，已成为无人不知的经典形象。

日本很多作家以岛田庄司为偶像，创作了大量“岛田风格”的推理作品，由此开创了新本格派推理，成为当今世界推理舞台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岛田庄司现定居在美国，已创作各类小说、论文集等八十多种，其对本格推理的孜孜以求没有任何改变。他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身为推理作家，一定坚持本格派。若我不再写本格作品，我就不再是个推理作家了。”



吉敷竹史

吉敷竹史，“推理之神”岛田庄司笔下另一位神探，是与占星师御手洗洁截然不同的人。

他出生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是东京警视厅搜查一课刑警。与梦一样的御手洗洁相比，吉敷竹史是一位典型的写实派人物。他留着一头黑发，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厚嘴唇，宽肩膀，身高一米七八，身材健美，酷似混血模特，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即使他和一位名叫通子的女人分分合合令人不快，也没有动摇其“好男人”的光辉形象。

在工作中，吉敷竹史坚韧不拔，一丝不苟。他从来不会像御手洗洁那样异想天开——虽然他的头脑并不比那位占星师差——而是从始至终紧跟线索，不辞辛苦地在日本各地奔波。吉敷竹史遇到的案件大多与时刻表有关，于是，我们便会在每一部作品中跟随他东奔西跑，有时会感到疲劳，有时会觉得琐碎。但是，每当吉敷竹史说出真相，令凶手无处遁形之时，所有读者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不枉此行。”

岛田庄司 作品年表

- 1981 《占星术杀人魔法》
1982 《斜屋犯罪》
1983 《死亡之水》
1984 《寝台特急 1/60 秒障碍》
《出云传说 7/8 杀人事件》
《谎言杀人事件》
《被诅咒的木乃伊》
1985 《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
《消失的“水晶特快”》
《死亡概率 2/2》
《高山杀人行 1/2 之女》
《搜索杀人来电》
《身着绸缎的美人鱼》
《夏天，19 岁的肖像》
1986 《火刑都市》
《Y 之构造》
《失踪的上海女人》
1987 《展望塔上的杀人》
《御手洗洁的问候》
《灰之迷宫》
《网走站发车，前路漫漫》
《敞开吧！胜哄桥》
1988 《异邦骑士》
《深夜鸣响的一千只铃》
《开膛手杰克·百年孤独》
《贩毒的女人》
《谎言绑架事件》
1989 《灵魂离体杀人事件》
《奇想，天动》
《隐身的女人》
《保时捷 911 的诱惑》
《异邦人的梦》
《本格 MYSTERY 宣言 1》

岛田庄司 作品年表

- 1990 《羽衣传说的记忆》
《御手洗洁的舞蹈》
《黑暗坡食人树》
《手舞足蹈的猴子》
《都市的黄宝石》
《天使在高处》
《岛田庄司的名车郊游录》
- 1991 《字谜杀人事件》
《水晶金字塔》
《飞鸟的玻璃鞋》
《巴黎－达喀尔拉力赛漂流》
《由“汽车社会学”说开去》
- 1992 《眩晕》
《来自天国的枪弹》
《本格推理馆》
- 1993 《异位》
- 1994 《升入天堂的男人》
《秋好英明事件》
《日本型平等起源论》
《世纪末日本纪行》
- 1995 《本格 MYSTERY 宣言 2》
- 1996 《龙卧亭杀人事件》
《死刑犯秋好英明书信集》
《奇想源流》
- 1997 《三浦和义事件》
《岛田庄司读本》
《来自美国的 EV 报告》
- 1998 《御手洗洁的旋律》
《御手洗和石冈同行 1》
《新·异邦人之梦》
《死刑的遗传基因》
《石冈和己的事件簿 1》
《石冈和己的事件簿 2》

岛田庄司 作品年表

- 《上吧，御手洗君！》
《御手洗先生的冒险 1》
- 1999 《泪流不止》
《最后的晚餐》
《P 之密室》
- 2000 《御手洗和石冈同行 2》
《季刊岛田庄司 1》
《圣林圆舞》
《季刊岛田庄司 2》
《季刊岛田庄司 3》
《御手洗洁攻略本》
《御手洗网上模仿事件 1》
- 2001 《俄罗斯幽灵军舰之谜》
《好莱坞凭证》
《二十世纪本格》
《石冈和己攻略本》
《帕罗塞旅馆》
- 2002 《魔神的游戏》
《圣尼古拉斯的钻石鞋》
《光之鹤》
《御手洗·咖啡》
- 2003 《螺丝人》
《上高地的开膛手杰克》
《御手洗先生的冒险 2》
《御手洗先生的冒险 3》
《透明人的小屋》
《二十世纪本格宣言》
《牧逸马的世界怪奇实话》
- 2004 《龙卧亭幻想》
《岛田庄司返回“异邦”门之时》
- 2005 《摩天楼的怪人》
《返回天国的船》
《伊甸的命题》

島田庄司 作品年表

- 《季刊島田庄司 4》
《名车郊游录》
2006 《犬坊里美的冒险》
《最后的一球》
《溺水人鱼》
《UFO 大道》
《帝都卫星轨道》
《島田庄司全集 1》
2007 《利比达自由寓言》
《島田庄司的推理教室》
《树海都市》
2010 《写乐 密闭之国的幻影》
2011 《进进堂，世界一周》

目 录

1	第一章 无头男的拥抱
113	第二章 演说的女人
166	第三章 梦游之病
331	第四章 恩田事件

第一章 无头男的拥抱

1

天桥立细雨不断。与外海之间隔着沙洲的黑暗内海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

深夜，雨点倾泄到黑暗静谧的内海上，激起阵阵涟漪，令通子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海鸥在夜空中飞翔的景象。水滴沿着破旧的木头窗框不停滴落发出的单调响声，也让通子浮想联翩。

好久没有下雨了。躺在床褥上，独自听雨声的感觉实在不错。由纪子在身旁发出熟睡时的呼吸声。远处，车轮在车道上飞驰而过，传来沙沙轻响。这样的感觉，不禁让通子陶醉。

这个比历年都要热的夏天如今也终于即将逝去。如此一来，之前报纸和电视上整天嚷个不停的有关供水不足的呼声，估计也会渐渐趋于平静。这同样是一个让人心情舒畅的原因。

孩子早就睡了。通子躺着，感觉在厨房里清洗碗筷、做家务似

乎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睡不着。已经听了好几个钟头的雨声了，就这样一直静静地听雨。虽然身体早已感到疲惫，头脑却无比清醒。

窗外飞溅的雨声渐渐变得急促，感觉仿佛是夜晚的能量正在缓缓膨胀一样。雨势变大，雨声掩盖住身旁由纪子的呼吸声。夜晚正以一股强烈的力量向通子逼近。通子感到有些恐惧，她把手从棉被里伸出，握住了由纪子的手。

雨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之前还闷热不堪、令人辗转难眠的夜晚，今天就突然有了一丝凉意。一股寒气逼来，通子连忙把棉被往上一拽，盖住了下巴。

刚开始还感觉舒畅的雨，渐渐变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凉爽变成凉意，之后又化为寒气，扑面而来。这本该让人心静的淅沥小雨，却使通子陷入悲伤，并渐渐开始变得焦躁起来。说到底，这带着凉爽秋意的雨声本就唯有在心情安定的时候，才能静心享受的。

恐惧的感觉已然消逝。放开由纪子的手，慢慢把枕在枕头上的脸扭到一旁，通子重重地叹了口气，把一肚子的怨气全都吐了出来，接着又换成仰躺。一切都沒有丝毫意义，这不禁使她怅然若失。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镇上，为了把孩子抚养成人而奋斗，可到头来所做的一切却全都没有任何意义。简直傻到家了。如果找个人说说，或许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事。之前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可每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对这一切感到窝火。真想在这急促的雨声中，痛痛快快地大吼大叫一番。

下巴开始颤抖，嘴唇不时地痉挛。直到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溪流从左眼眼角滑落时，她才发现自己哭了。

再也无法压抑住心中的焦躁与怨恨，通子缩了缩下巴，从枕头上稍稍抬起头。想从床上坐起，却又找不到什么特别的理由，于是

她又躺回到了枕头上。听到自己的抽泣声，通子吃了一惊。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抽泣声越来越重，通子终于哭了出来。

外面的雨声渐渐平息。通子的心也随之平静下来。

这幢房子，这个家，是如此地令人厌恶。通子知道这个家的秘密，尤其是二楼。很久以前，这里的女主人曾在这屋里接过客。听说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来房子经过了改造，但这样的事实却是永远无法抹除的。家里的每一根柱子、每一面墙，都渗透着人性的丑恶。

通子打心眼里看不起人类的浅薄。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说不这样的话，就没法儿活下去了吗？更何况是用性行为来换取钱。女人们在拿到钱之后便任由对方摆布，这种事她根本无法想象。换作是她，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这种事，哪怕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她也会逼迫自己去爱那个男人。与一个不能把对方的耻辱当做自己的耻辱的男子发生关系，这样的事让人根本无法理解。就算有朝一日，沦落到不这样做明天就没饭吃的地步，自己也绝不会妥协，而宁愿去死。

但如果换作是为了孩子，又会怎样呢——为了孩子，最后终于被逼上绝路的话，自己是否会妥协呢——到这里，通子便再也不愿想下去了。

总觉得有些扫兴，通子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然而思绪的中断，本身就是通子屈服于某种诱惑的证据——不想再为孩子着想。回过神来，通子发现自己正在努力试着忘记躺在身旁的由纪子。雨声盖住了由纪子的呼吸声，是这场雨使通子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

雨声绵绵，淅淅沥沥，没有一刻停歇，充斥着窗外的黑暗。像是在轻声低语：我会用这声音来掩盖你的秘密。所以，不管你做什

么，都不会被人察觉。好了，你就放心地去享受吧。

通子一边抽泣，一边将右手放到肚子上。一阵犹豫之后，她缓缓地撩起睡衣的衣角。她还是没能经受住低语声的诱惑。通子把双手放到赤裸的肚子上。好温暖的感觉。两只手的手心感觉到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度，不禁微微颤抖着。

她下定决心，右手缓缓向下体滑去，伸进内裤。同时左手向上，触到了乳房。就在这时，一阵强烈的恐惧涌上心头。我根本不想这样。我不是畜生。不这样同样也能活下去。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我好怕。我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女人。不管之前的我如何寂寞，都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事。神啊，这一点您应该是最清楚的。都是雨不好，全都怪雨。

通子闭上双眼。忘不掉，由纪子还在内心的一角，挥之不去，顽固到几乎让人奇怪的地步。通子下定决心，绝不能弄出声音，不能吵醒孩子，绝不能弄出声音，一定要咬紧牙关。

什么都不想。然而手刚碰到那里，通子便险些叫出声来。雨声渐渐远去。如同解开了体内紧缠在一起的灯芯一样，快感稍稍得到释放。之前心中的那股怨气，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迅速散去。一时之间，全身上下都沉浸在幸福感之中。情绪不断高涨，呼吸开始变得粗重。身体逐渐有所反应，感觉像是浮游在半空之中一样。甜美的快感充斥着整个身体，一不小心就会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通子咬住了嘴唇。与此同时，心中的恐惧也在不断扩大。通子紧闭双眼，想要避开这股恐惧的感觉，实际上却是徒劳。啊，来了！马上要来了！

无头男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眼前，通子发出悲鸣。好后悔！怎么会这样！果然如此！我怎么会这么傻！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做的啊！

我不是发过誓的吗？

穿过没有半点意识的世界，眼前发白。在白茫茫的世界中，有一条铁轨横穿而过。空气透着阵阵寒气，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

无头男孤零零地站着，鲜血从他那被砍断的脖颈上汩汩流出，染红了他身上洁白的衬衣，不停滴落到脚下。他朝通子迈步走来，鲜血溅到洁白的雪上。无头男继续朝通子步步逼近，身后留下点点鲜红的血迹。

通子高叫一声，连忙朝一旁跑去。放开缠在身上的手，也彻底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果然不出所料。正因为如此，自己才不愿这样。这种事还是算了吧。每次都这样，所以我才不愿这么做。本来就不该这样的。嗯，忘掉它，好好睡觉吧。睡眠不足有害身体。

回过神来时窗外雨声依旧。通子一边调整呼吸，一边等待燥热的身体平静下来。令她吃惊的是，两腿仍在不停地瑟瑟发抖，甚至有些痉挛。那种感觉如同想要男人一样，通子为自己的淫荡感到绝望。明明那么恐怖，自己却还是想做那种事。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通子在床上辗转反侧，拼命想忘记那无耻的欲求。想点什么开心事吧。快想想。今天都干了些什么呢？然而这种办法却是如此无力。脑袋好像僵住了一样，什么事都想不起来。颤抖越来越严重，痉挛感遍及全身。下半身好沉，仿佛不再属于自己一样。

通子再次对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淫荡之血感到绝望。当年在这里接客的那个女人就是自己的祖母。好一段孽缘！

就像是遇上了一股强烈的寒流，通子的下巴开始不住地打战，严重得甚至合不拢嘴。伴随着痉挛，眼泪又不停滑落，这时任谁伸出一根手指，都能轻易让她达到高潮。

大脑已经到了无法思考的地步。其实通子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快

感，因为与之相随的恐惧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但又难以控制住自己的身体。要是经不住诱惑，再次触碰的话，或许就会因为恐惧而死掉。

通子心里很清楚，这样子的自己是不可能安然入睡的。双手迟早会经不住诱惑，再次触碰那个部位。

通子一边在恐惧中颤抖哭泣，一边再次下定决心，咬紧牙关，紧闭双眼。手指再一次向下滑动，碰到了那里。紧紧闭着双眼，伴随着轻轻的刺激，一阵强烈的呻吟险些从喉头喷发而出，通子差点儿把嘴唇咬出血来。

全身上下立刻感受到一种酥麻的快感。郁积下来的能量满溢而出，她知道自己的高潮即将来临。刹那间，无头男再次出现在眼前，向通子直冲过来，瞬间便已迫近身旁。

通子大惊，转过身背对着他，一边发出悲鸣，一边没命地奔逃。脚下是铁轨，积雪和枕木绊住了脚，根本就跑不快。她哭喊起来。
救救我！救救我！快来人救救我啊！

通子自己也不明白无头男究竟在想些什么，为什么要追趕自己。她也不可能明白。无头男没有头，没有脸，自然也没有表情。所以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而且话说回来，他又是怎样看到自己的呢？他连眼睛都没有啊！

拼命地跑，不停地逃，却还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无头男就在身后。首先是扑鼻而来的血腥气味。其次是他踢散积雪的脚步声。最后，还有从他身上散发出的炽热的能量。

通子越跑越快。刚刚身体渴望的那种舒畅感觉此刻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她的心中，就只剩自己被不停追逼的强烈恐惧。那是一种不逃便会被杀、会惨遭凌虐的恐惧。恐惧感不断加深，通子拼命

地逃。

前路是墙，无路可逃了。会被无头男抓住的！

恐惧感充斥全身，痉挛则使身体不听使唤。之前坚定的决心，如今压根儿一点儿用都没有。口中发出悲鸣。喜悦、悲伤、恐惧……所有的感情全都到达极限，彻底失去了控制。管他身旁是谁，完全顾不上了。

通子站在墙边瑟瑟发抖。扭头一看，无头男脖颈的断面就在眼前。红里泛黑的肉，鲜血从中央的洞里汩汩流出。无头男伸出沾满血污的双臂，猛地抱住通子。悲鸣声从喉头喷出，内心被恐惧撕得粉碎。这一瞬间，通子到达了高潮。

鲜血飞溅到通子身上。不停地飞溅。脸上、脖颈上、衣服上……沾上这永远洗刷不掉的污渍，通子变成了地狱里的鬼魂。不停地发出悲鸣，身体因恐惧而痉挛，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下一秒，通子的身体突然僵直如棒，并停住了呼吸。不能呼吸，无法动弹，叫不出声，时而抽搐一下，这就是死亡。仿佛全世界的男人一齐用手按住通子的身体，捂住她的口鼻，让她窒息。他们抓住她的肩膀和脚踝，向两边用力拉扯。

无法动弹、不能呼吸的苦楚，让通子泪流不止。只有眼泪在无声无息地流淌，久久不停歇。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就在她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之时，力气渐渐回到身上，呼吸也终于通畅。雨声再次在耳畔响起。

现实中的通子再次开始哭泣。这是逃过一死后喜悦的泪水。她感到自己全身上下大汗淋漓，脸上、脖颈上，还有脸颊上满是泪水。身体还在不时地痉挛，也可以说，这是快感留下的余韵。

拖着疲倦慵懒的脑袋和身体，通子陷入沉思之中。为什么？为

什么每次到达高潮，都是在被无头男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为什么会这样？

通子是个早熟的孩子，初三那年便品尝过这其中的滋味。从那时起，每当她想要抚慰自己一番时，那个无头男就必然会出现。

随着快感的提升，他会不停追逐自己，自己会因恐惧而哭叫。再也无路可逃，最后被他拥入怀中的那一瞬间，便会到达高潮。

通子忽然惊觉有人正在注视自己。看看身旁，发现由纪子已经醒来，正怔怔地望着自己。孩子叫了声“妈妈”。

“妈妈，你怎么了？”

“啊？怎么了？”

通子佯装不知。

“妈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为了不让孩子发现自己的秘密，通子伸出满是汗水的左手，轻轻地握住由纪子的手。

“没事了。对不起，我没事，快睡吧。”

努力不让自己的话音中掺入喘息声，通子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话。现在她已无法再多说一个字了。

她并不清楚，这孩子的存在对她而言是多么大的帮助与救赎。所以，她不能单就性事，而对孩子心存怨言。她用左手轻抚由纪子的头发，顺着一直往下，直到胸膛和肚子。由纪子“嗯”了一声。

通子渐渐回想起来。久违的自慰所带来的那不顾一切的强烈冲击，彻底打乱了精神上的平静，过去的感情散落一地。

就在她沉浸于快感的余韵时，思绪回到了过去，一股令她全身上下汗毛倒竖的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使她回想起那个傍晚。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自己在积雪的路上狂奔，路两旁的雪很厚，却沾满污秽，甚至一片漆黑。通子努力控制不断打滑的脚下，终于到达自家门前。放下心来的感觉，还有眼前潮湿发黑的木门上的纹路，一一在通子的记忆中复苏。

如今能够回想起来的似乎就只有这些了。不，推开木门走进家里以后的事仿佛还能想起，但那之前的事，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回忆起来。在脑海中复苏过来的景象是从在积雪的路上狂奔之时开始的，而那之前的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起。

通子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那男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闯入到自己的性事中来的？第一次时就这样。那年她上初三，第一次靠自慰到达顶峰之后，那个无头男出现了。当时通子大吃一惊，因为害怕，后来停止了一段时间的自慰。与男人做爱时，无头男就从来不会出现。那是一种唯有独自一人时才会出现的幻想。不，说它是幻想，场景未免过于鲜活。那应该是一段深埋在自己心底的记忆。

然而，记得自己应该从没见过那个男人。因此，这段情节并非来自于实际的体验。她坚信如此。可是幼年时读过的书本中、看过的电影里，都绝对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就算是虚构的，也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体验。

不过那种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具有现实所特有的存在感。这种感觉在书本和电影这类间接体验中是绝对没有的，这一点通子可以肯定。它绝对是真实存在的。那种恐惧、不安，还有意识到自己会被杀掉的令人发狂的慌乱。那是一种由真实体验带来的恐惧，自己确实有过那样的体验。